

谢 明等著

芳踪何处

——新加坡黄望青剧本小说奖创作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年·北京

责任编辑：蔚 达

封面设计：苏彦斌

芳踪何处

谢明 蔡淑卿 林君祥等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6 $\frac{3}{4}$ · 140,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社目：107-233 书号：10309·38 定价：1.05元

请多描绘新加坡吧！

——代序

一九八一年初，奉委出任新加坡广播局主席之后，私下发个宏愿：希望“新广”的华语电视剧能够尽快地赶上香港的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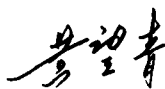
当然，香港已有三五十年电影制作的历史和经验，在很多条件上都比我们优越熟练，新加坡必须从各方面急起直追。在跟局内同事细心研讨后，大家认为我们最大的弱点，在乎没有良好的电视剧本。一位颇有导播经验的同事，甚至以为好剧本能够弥补演技的不足。因为一位有天赋而无经验的演员，也会给动人的故事情节诱发出逼真的演艺。

过了不久，适逢“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举行常年会员大会。事前获得协会领导层的许可，本人特于大会中提呈举办文艺创作奖的微意。本来只想局限于剧本——尤其是适用于电视的剧作；但协会领导层认为单取剧本，恐怕范围太狭，小说也应接受，历来就有不少成功的电影和舞台剧，其内容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这个不成敬意的剧本小说奖就是如此萌生出来的。

老实说：文艺创作原非奖金所能催生的。英国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法国的雨果(Victor Hugo)并不是为着应征而写出《双城记》和《悲惨世界》的。好的剧本和小说，主要的是依靠写作人自己的创作欲和责任感，不吐不快地把他们那一时代的社会状态和生活样相巧妙地描绘

出来。所以这次征奖的意义并不在乎那几块钱；而是希望能使写作界的朋友们重新忆念我们新加坡（扩而言之，东盟五国）在建国过程中，必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以作为文艺佳作的好材料——尤其是“新广”电视剧所需的活生生的题材，从而执笔以反映我们这一代的动态，并进而激励年轻的后继者。

国内外写作界友好对这次运动的热烈反应，远远超越当初的预期，值得我们衷心地感念。由于来件多达百篇以上，忙得协会工作委员会和评选委员会诸公，都要做“超时工作”。本人谨在此向诸贤致谢。协会前会长黄孟文博士，现任会长杜红（郑亚本）兄都曾登高一呼，给予这工作以热切的支持与高明的指导；尤其是历任总务、财政、秘书现任副会长的田流（钟文灵）兄更是劳苦功高，由发动工作那一天起到这征文集印行为止，这位吾国文艺界的“老园丁”都是站在阵头，亲自肩负策划和推动的责任；本人特在此向他们三位鞠躬致敬并恳切道谢！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芳踪何处〔第一名〕	谢 明	(1)
老树浓荫〔第二名〕	蔡淑卿	(39)
钻戒〔第三名〕	林君祥	(75)
她只是一只鹦鹉〔入选奖〕	逸 君	(127)
麦可不见了〔入选奖〕	梓 青	(153)
留住夕阳〔入选奖〕	何子芳	(183)

芳踪何处

电视剧

谢 明

1

天气晴朗，风和日丽。

姐妹二岛之间的海面，潮水高涨。风平浪静中，急流隐隐，几处旋涡。

在阵阵微风吹皱的、有道道细纹的碧波上，飘荡着一叶摩托舢舨。

舢舨中的巫籍船夫，正将氧气筒绑在一名青年男子的背上。

只穿泳裤的青年，光着的上身充分显露他那足以与希腊雕塑家米伦的“掷铁饼者”相比美的结实体格。

青年：（戴上塑胶的潜水眼镜，转头吩咐）喂，“多隆”打开氧气！

船夫：O.K。

（船夫扭开氧气筒上的控制器。

青年：（歪着头，倾耳细听）咦——！听！好象有声音！

船夫：（觉察地）是呀！丝丝声，会不会是漏了气？

青年：（命令地）脱下！

（船夫遵照指示，解下氧气筒。

（青年仔细检查，发现氧气不断地泄出来，只好将它搁置在一个较大的氧气筒旁，似有所惕，走到船舷，摆动

一条坠入海里的绳索，一连三下，毫无动静。

青年：（自言自语）奇怪！怎么下去了这么久？（忙拉上绳索，大吃一惊）啊！人呢？

〔船夫愕然。

青年：（惊慌失色）怎么办？怎么办？（情急地向海面颤声疾呼）苏珊……苏……珊……

〔泪水伴着凄凉的呼叫，从他那深陷的眼睛里涌出来。

船夫：（劝慰地）别急，注意水面！看看有小泡浮上来吗？

〔船夫奔至船尾，开动摩托，一面把舵，一面全神贯注地注视海面的动静。

〔荧光幕上出现摩托舢舨拖着一条银链似的浪花，缓缓地行驶一圈的倾斜画面。

〔泊泊的摩托声被青年歇斯底里的声声呼唤所淹没。

〔绿波荡漾中浮映数个两掌围拢于嘴边充扬声器，正在力竭声嘶地喊叫的面影。

〔青年突然向船夫扑过去，抓住他，疯狂地摇撼着他的身子。

青年：（口口声声哀求）救她，救救她！你救救她啊……

船夫：（挣脱青年，决断地）报警！到棋樟山打电话报警！

〔舢舨开足马力，乘风破浪，溅起钻石般的水花。

〔水花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弥漫全个荧光幕。

〔迷茫中，隐约地只见舢舨渐去渐远，终于消失无踪。

2

夕阳西下，天边漂浮着绚烂的晚霞，独立桥附近的海

面，洋溢着五光十色的漪纹。数艘水上警察汽艇，奉命齐向肇事地点进发。

不久，汽艇抵达姐妹岛水域，停船抛锚后，蛙人扑通扑通地纷纷跳下水，潜入海底，进行打捞工作。

夜幕低垂，海天从迷濛的灰色暮霭中渐渐地变成漆黑一片。一艘艘汽艇，亮起灯光。

灯光在黑暗的水面上微微颤抖。一道道强烈的探照灯，从艇上照射出来，在海面上扫过来，掠过去……

3

华灯初上。

鸟瞰从红灯码头到独立桥一带高楼大厦的灯光、沿途的路灯，以及往来穿梭的车灯，一串串，一颗颗，一簇簇，密密匝匝，与遍布在海面上的万千点船火争妍斗丽，镶织成一圈环状的星网。

介于国家体育场附近与独立桥间的一幢自陆地上向海面伸展的水上警察总部建筑物里，四小时前在摩托舢舨中的青年已换上一套T恤和西装裤，神色颓丧地坐在一个高瘦而文质彬彬的值勤警长罗文星的办公桌前。

罗警长：（温和地）你就是查理林？

查理林：（显得无精打采）是。

罗警长：I.C. 呢？

〔查理林出示身分证，罗警长接过来，利用面前的打字机，嘀嘀哒哒地打完了，交回给对方。〕

罗警长：是你报的案？

查理林：（点点头）是。

罗警长：在什么地方办事？

查理林：黄与蓝律师楼。

罗警长：（望他一眼）你是律师？

查理林：书记。

罗警长：潜水失踪的小姐叫什么名字？

查理林：（痛苦地）苏珊……柯……亚花。

〔镜头移远，只见两人在一问一答。查理林情绪恶劣，表现得有点烦躁。〕

〔镜头移近。〕

罗警长：她跟你，是什么关系？

查理林：（声调略略提高）朋友。

罗警长：（起身离座）非常要好的朋友，也可以说是爱人，对吗？

查理林：（激动地大声叫嚷）我……向你们……求助，求你们……救苏珊，你们……一直……问东……问西。求求你们，赶快……救苏珊啊……

罗警长：（安慰地）拯救工作，还在进行。你冷静一点，协助我们，我们才能帮助你呀！

查理林：（完全失去理性，不住地捶打着自己的头部）该死！我真该死！是我……害死苏珊！唉！我……不该……带……带她……去潜水啊……

〔查理林哀伤到了极点，索性伏在案上悲泣。〕

罗警长：（拍拍对方的肩膀，同情地）你的心情，我很了解。算了，回去吧！明天下午两点，等你平静了，麻

烦再来一趟。

〔罗警长一手搭在查理林肩上，送他出房去。接着，将船夫召进来。〕

罗警长：（伸手示意）请坐。

〔船夫坐下。〕

罗警长：请你把I.C.给我。

船 夫：（面有难色）我忘了，没带来。

罗警长：（无可奈何）好吧！那就请你告诉我，你的姓名、住址和职业。

船 夫：我叫摩哈默·阿利，住在布拉尼岛上的甘榜直落沙加。十多年来，一直就靠驶摩托舢舨在渣甸码头和邻近的小岛来往载人过活。有时也载游客到海上去钓鱼、游水……

罗警长：（边打字边问）你是怎么认识查理林和苏珊的？还有，他们在海上潜水的经过，你也详细地说来听听！

船 夫：（回忆着）大约在一个月前，查理林跟着四、五个朋友到渣甸码头去找我租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认识他了。今天下午两点半左右，他又来了。跟他同来的还有一个女子。后来，我知道这个女子叫苏珊……

〔镜头转至渣甸码头。船夫从停泊着的摩托舢舨中走上岸来，与查理林接洽。〕

〔查理林一条胳膊被浑身充满野性魅力的、青春活泼的苏珊所抱住。她把蛋形的脸依偎在查理林肩上。细长的柳眉下，一对眸子滴溜溜地顾盼撩人，洁白的牙齿

轻咬着小嘴唇，黑发被一条鲜艳的头巾束成马尾，头顶上还架着一副白框的太阳眼镜呢。

〔查理林交给船夫两张红色钞票，然后牵着苏珊跳上舢舨。船夫替他们将用具一一搬上船去。

〔摩托舢舨开动了。不久，抵达目的地。查理林吩咐船夫抛锚。苏珊于是跟随着查理林，脱去企领夹克和T恤，又除下及膝裤，只剩下三点式泳装，衬出她那苗条的身材格外娉婷。

〔查理林用一条绳子，绑上几块铅，投进海底。苏珊拿起一条附有小刀、斧和铜块的皮带，系在腰间，穿上蛙式胶鞋，戴起塑胶潜水眼镜，装好呼吸气管，接着，查理林为她背上氧气筒，一切准备就绪了，苏珊就跃入海中，利用那条绳索，潜入海底。

〔镜头转回到盘诘的情形。

罗警长：苏珊潜入海中后，就一直没有上来？

船 夫：没有。

罗警长：查理林发现苏珊在海里失踪后，他的神情怎样？

船 夫：大哭大叫，好象发疯。

罗警长：你的船开向棋樟山，是用什么速度？

船 夫：最快的速度。

4

晨光曦微。

牛车水一条夹在两列参参差差、斑驳残缺、历尽沧桑的陈年楼宇中的陋巷里。

杂乱的布篷下，横七竖八的鱼、肉档和菜摊将巷子挤迫得更加狭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喧闹嘈杂。

一个彪悍的汉子，杂在人丛中，走上巷口走廊里的印度香烟、糖果摊前，买了一包 Consulate，拆去盒子上的透明纸，随手丢在地上，抽出一支烟，叼在嘴里，点燃之后，正欲离去，无意间，他的眼光，落在悬挂于墙上的一串报纸上，数行抢眼的大字标题，吸引了他——

酒吧女郎 偕友潜水 姐妹岛海面 乐极生悲
苏珊柯亚花 芳踪何处 水警打捞 徒劳而返

第一、二行标题，全用二号楷书；第三与第四行则分别以特三和一号明体排印。

他立刻拉下一份，付了银角，夹在腋下，匆忙走进一间咖啡店去。

咖啡店内，人声杂沓。好不容易在尽头处的中央，找到一张围着三人的台子，坐下来，叫好了饮料和食物后，张开报纸，细读片刻，又起身行至柜台的电话机旁，拨了三个号码——九九九。

汉子：（对着话筒）喂，我要提供情报——一宗谋杀案的情报。

〔镜头一转：一名女警员坐在电话机旁，手持话筒。

女警员：请你直接打电话给C.I.D.的特别调查组。号码是二二二二一三。

5

三房式政府组屋的客厅。

一个徐娘半老的娘惹霍地从L字倚墙排列的沙发上立起身来，一手抓起摊开在腰枝形矮几上的报纸，气乎乎地打开前房之门，冲到伏身床上而正在打着鼻鼾的查理林旁边，大力地摇着他的身体。

查 母：（气愤地以掌背打着报纸）看，你看！登了，全登出来了！

查理林：（张开惺忪的睡眼，用手背揉着眼睛，接过报纸一看）大惊小怪！

查 母：（责怪地）我大惊小怪？（指着对方手上的报纸）你的名字啊！登在报上，我看你今后怎么还有脸去见人？

查理林：（懒洋洋地翻身起床，掠一掠几根掉在额前的头发）全新加坡叫查理林的，也不只我一个。

查 母：（埋怨地）我也不知道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叫你别跟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你就是不听！好啦，现在出事了！

查理林：（一脸倦怠，不断地用手掩着嘴打哈欠）我们只是去潜水嘛，怎么知道会发生意外？

查 母：（唠唠叨叨）我也不知道前世造了什么孽？八年前，你的爹地迷上酒吧女郎，抛弃我们，结果钱被骗光了，落得跳楼自尽的下场。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现在又走回你爹地的老路，搞出这么多是非……（眼眶一红，伤心下泪。）

查理林：（柔声安慰）妈咪，你放心！我不会象爹地那么傻。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央求地）妈咪，让我多睡一下。下午我还要上水警总部去。

（母亲于是走出房去。查理林倒头又睡。

6

一辆达善200的汽车，从麦士威路转入罗敏申律，经刑事侦查局大厦前，朝大厦与餐厅之间的停车场进口处一弯，把守的警员马上将两扇高大的铁网门拉开，让它缓缓驶入。

汽车停妥后，从里头钻出一个高头大马的印籍警监来。他就是特别调查组主任乃鲁。

身穿大衣，结着领带的乃鲁警监，由偏门步入刑事侦查局大厦，拐弯抹角，终于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乃鲁警监刚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

推门进来的是贺飞虎警长。

贺警长的外貌，从头到脚，全身仿佛是铁打的硬邦邦，一张近似由石块组成的面孔，处处有棱有角，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就象嵌在两个小石坑里。

贺警长：（礼貌地）早安Sir！

警 监：（微笑地）早。

贺警长：（报告）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向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昨天下午姐妹岛海面吧女失踪案的情报……

警 监：（精神一振，打岔）他怎么说？

贺警长：他说这是一宗谋杀案，跟保险有关……

警 监：（追问）他是谁？有没有透露身分？

贺警长：我问他，他不肯说。

警 监：（摸着下巴，沉思）依你看呢？

贺警长：很有疑问。

警 监：何以见得？

贺警长：即使是我——一个合格的救生员，也不敢到姐妹岛周围去游泳。他们两人偏偏到那里去潜水，为什么？

警 监：既然你觉得可疑，也好！就由你去负责进行调查吧！

7

贺警长驾着一辆康帝娜，穿出刑事侦查局停车场的出口，拐入丝丝街，挤进排长龙的车阵中，朝独立桥的方向驶去。

几分钟后，这辆康帝娜已经在水警总部前停了下来。

一进大厦，贺警长就向一名警员出示身分证，并表明来意。

警员带领着他，直上罗警长的办公室去。

罗警长一见贺警长，立即起身与他握手，热情地招呼他。两人寒暄几句。

罗警长：（交出一个文件夹和一个大信袋）这是查理林的口供和一只从海底打捞起来的蛙式胶鞋。

贺警长：（接过来）没捞到尸体？

罗警长：没有。

贺警长：（纳罕地）奇怪！

罗警长：可能被海底的急流冲走；也可能被鲨鱼吞掉了。

贺警长：查理林的口供全录完了？

罗警长：还没有。

贺警长：为什么？

罗警长：他的情绪很坏，我叫他今天下午两点再来一趟。

贺警长：（吩咐）他来的时候，你叫他到C.I.D.去找我。

罗警长：你怀疑他？

贺警长：不错！其中有许多疑点。

罗警长：有疑问当然应该弄清楚。不过，以他目前这样恶劣的心情，我们盘问他的时候，最好不要太刺激他。

贺警长：他的情绪真的很坏？

罗警长：是。他很激动，大哭大叫，象疯子一样。据船夫的反映，他在船上，也是这个样子。

贺警长：你相信他？

罗警长：（坦然地）是。

贺警长：你也很同情他？

罗警长：不错。（又补充）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出事的是你我的爱人，我们会怎样？在我们感到非常伤心、痛苦的时候，警方又不断对我们严加盘诘，我们又会怎样？

贺警长：（不以为然）也许他只是在演戏。

罗警长：（肯定地）不可能！他不会假得那么象；他不会演得那么逼真。

贺警长：这可就难说了！（意味深长）干我们这一行的，绝对不能轻易地受表面现象迷惑。也许在你的面前，他大哭大叫，可是，回到家里，他合上眼就呼呼入睡了，而且还作了一个美梦呢！

8

贺警长回到刑事侦查局，已经是中午休息的时候了。

贺警长收妥文件夹和大信封后，拉着一个剪着平头、矮个精悍的探员何威，一起到停车场上的餐厅，共进午餐。

两人边吃边谈。

贺警长：（指示）你先将那只蛙式胶鞋送去化验，然后到各间保险公司去查一查。

何探员：（服从地）是的，Sir！

9

查理林拾级而上刑事侦查局前的数级石阶，在大门口一矩形柜台前止步，交出身分证，向警员换取一张通行证，夹在衣袋上，稍候片刻，待警员拨电请示后，才准予进入。

查理林一路走，一路问，最后总算找到了贺警长。

贺警长带着查理林进入盘诘室。

问话的工作开始了。

贺警长问着，查理林答着。查理林每回答一句，贺警长就快速地记录下来。

10

话分两头。且说何探员奉贺警长之命，向各保险公司展开调查工作。